

Commercialization of Chinese: A Study on the Language Ecology of Chinese as a Traditional Language in Greater London, UK

Xiaoqing Wu

Inner Mongolia Universit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Baotou 014010, Inner Mongolia,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it is no longer limited to being a traditional language of ethnic minorities in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but a language "product" with economic value. This study focuses on examining the language ecology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eliminary online questionnaire surveys, exploring the impact of the commercialization of Chinese as a traditional language in the Greater London area of the UK on the language ecology of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it provides a new strategic perspective to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Keywords: Chinese commercialization; Language ecology; Traditional language; Greater London Area

中文商品化：中文作为传统语言在英国大伦敦地区的语言生态调查

武小青

内蒙古科技大学, 中国·内蒙古包头 014010

摘要: 随着中文国际化的进程, 中文在其他国家和地区已经不再仅仅是局限于作为少数族裔的传统语言, 而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产品”。本研究通过文献调查法和初步的网络问卷调查以考察语言生态为重点, 核心探讨在英国大伦敦地区作为传统语言的中文, 其语言商品化对该区域语言生态的影响, 同时, 为支持中文国际传播提供策略上的新视角。

关键词: 中文商品化; 语言生态; 传统语言; 大伦敦地区

1 引言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 随着英国中文学校的迅速增多, 尤其是在大伦敦地区, 中文就不再仅仅是华人在特定生活学习社区的传统语言了。进入21世纪以后, 科技的进步、孔子学院和课堂的建立, 都使得与中文相关的服务商品化, 从最初的中文学习材料编写与销售, 到开发与中文学习相关的教学软件和在线中文学习平台, 再到如今的语言交换 APP和文化推广活动, 中文已经不再是少数族裔的传统语言, 而是具有经济价值的语言“产品”。本研究的核心在于探讨中文商品化对大伦敦地区语言生态的影响, 特别是在如今全球北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在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日趋强大, 但是中国又期望在“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区域之间发挥纽带作用的时代背景下, 中文作

为英国语言生态中的传统语言, 其商品化现象如何影响着作为英国乃至全球金融中心的大伦敦地区的语言生态环境。

2 大伦敦地区的语言生态

作为一种新的语言学研究范式, 语言生态学倡导多语环境, 并关注每种语言在语言生态系统中的资源属性和功能地位^[1-3]。它在多语言环境中促进地区甚至国家语言生活的和谐, 并通过发挥语言的价值和功能来支持语言之间的平等关系^[1]。英国作为一个多语言国家, 除了作为官方语言的英语, 其作为多语社会的语言景观丰富多彩且独具特色, 既有包括苏格兰盖尔语、威尔士语、爱尔兰语等的本民族语言, 也有华语、孟加拉语、印地语等的少数族裔语言, 这些区域语言在有限范围内流行。同时, 英国本土也保留了一

些地方性的语言和方言，这些语言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不同地区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多语言生态在英国的形成既受到历史的影响，也体现了英国社会的丰富多样性。比如威尔士本岛上，威尔士语因其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较高的忠诚度，其官方地位在20世纪中期就已确立。此外，威尔士语的双语教育在18世纪早期就开始形成，并以法令的形式保护和发展区域语言，如《威尔士语法·语言法案》规定威尔士语成为威尔士国家课程中的必修课。这样的法律保障为类似威尔士语的少数族裔语言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在多语言社会中，语言生态观能够启发语言政策制定机构和执行机构如何与当地社区合作，以应对全球化给少数族裔语言带来的语言危机^[4]。除了立法之外，英国还通过制定一系列语言政策和教育政策来管理和促进各种语言的发展，促使多语言环境得到广泛的认可和尊重。在英国，教育体系对多语言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学校不仅提供英语教育，还鼓励学生接触和学习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包括区域语言，以培养多语言的人才，以增强他们的跨文化交流能力，并促进语言的多样性。此外，英国还通过资助相关项目和活动，推动少数族裔语言的文化传承和创新发展。

3 大伦敦地区语言生态中的中文商品化

中文在英国本土的少数族裔语言中排名第四（仅次于西班牙语、阿拉伯语和法语），对英国未来二十年的繁荣、安全以及全球影响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5]。英国相关语言教育机构认为，中文不仅会成为英国未来几代人使用的一门重要语言，还应该作为一种全球性战略语言列入学校的语言课程^[6]。英国所有250所语言专门学校已经得到官方建议，将汉语普通话列入教授课程，普及这种“明日语言”^[7]。本研究重点关注作为少数族裔语言的中文在英国大伦敦地区的语言生态。

本研究要调查的英国首都伦敦（大伦敦地区）并不是一个城市，通常提到的英国伦敦是“大伦敦地区”（Greater London）。根据1965年施行的《1963年伦敦政府法案》，大伦敦包含伦敦市与32个伦敦自治市，共33个次级行政区（区域如下图所示）。大伦敦地区的32个自治市被认为是“大伦敦郡”，面积将近1600平方公里，而伦敦市的地位也是一个郡，面积仅有2.9平方公里。



网络搜索供图：<https://www.163.com/dy/article/G8FHJBVR0534E1YH.html>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英国第一所华侨学校始建于1935年，到20世纪70~80年代，英国的中文学校发展到120余所，目前，约有400所左右^[8]。从1837年的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到19世纪后期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再到一些大学的东亚研究系、1990年汉语双学位课程，以及2000年以后的大学公共语言课程，目前，中国教育部认可的180余所英国高等教育机构中，有130余所提供汉语教学^[8]。

从生态学的角度出发，语言的传播和变化也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原则。语言的商品化，即语言被赋予并利用经济价值的过程，其在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体现形式多样。大伦敦地区的中文商品化表现和分布情况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现象。从周边商业分布来看，各类亚洲超市，或者以中国商品为主的商店除了开在唐人街以外，也开在伦敦周边的很多地方。中文补习学校、中文书店、中文活动中心也是一直受学生和中文爱好者欢迎的文化学习和交流场所。一些中文电影、音乐、书籍等文化产品也在除了唐人街之外的伦敦其他区域售卖。大伦敦地区的中文商品化主要集中在唐人街和商业繁华的区域，如伦敦市中心的牛津街、摄政街等，这些地方的商业活动频繁，本国消费者和国际旅行者对各种商品的需求也最为旺盛。同时，由于中国游客的增多，一些新兴的商业区域也开始出现中文商品和服务的身影。

4 中文商品化对大伦敦地区语言生态的影响

中文作为传统语言，在少数族裔聚居的社区或者家庭既具有语言传承的工具功能，也具有维持母国文化的身份功能和融入宗主国文化的延伸功能。华人群体常常被刻板化的表达为经济成功的故事或者默守陈

规、集体主义的儒家思想践行者，却被有意忽视了他们对于具体身份的建构和表达。尤其是在英国语言政策确保英语的权威和地位的情况下，华人作为英国的少数族裔对于中文的使用情况和态度也有所变化。

通过对研究大伦敦地区华语社区的文献搜集和网络问卷调查，我们观察到大多数英籍华人对于中文的文化认可度维持在较高状态，同时使用频率也在除了本家庭或者社区以外的场所有所增加，比如日常的旅游景点和街区商店以及学校等。在商务交往或者职场中，曾经一度代表国际化的英语交往也进而出现汉语成语或者切合中文文化的表达方式适用语，从而增加双方的友好互信度。地理环境的开放性也对语言生态的多样性有着积极作用，在大伦敦地区，中文的商品化其实也是一种语言市场经济行为的延伸。作为开放度极高的区域，大伦敦地区的居民对于本社会多语现象持开放包容的态度，这也维持了中文作为传统语言，在华人社区以外区域的语言生命力，从而维护了中文在多语言社会，其生态不会因为商品化的影响而出现不可逆转的消失。

英语作为全球通用语言的地位今天依然稳固，而中文等其他少数族裔语言的地位则相对较弱。这意味着，尽管中文作为传统语言，为大伦敦地区的语言多样性做出了贡献，但其影响力相对有限。特别是在年轻一代的华裔中，他们对英语的依赖程度超过其他语言，甚至超过本族裔的文化遗产语言。中文商品化无疑加剧了这些英籍华裔对本族语言文化认同和身份建构的负面冲击。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语言行为代表语言使用者展示其传统文化的内涵，是本民族独特思维方式的载体，而语言商品化过程中的语言行为如果过于注重语言的实用作用或者经济价值，就会忽略其作为文化载体的独特性。

5 中文商品化对跨文化交际的影响

中文商品化过程中的语言选择和表达，虽然能够凭借其市场价值帮助更多的语言学习者和使用者看到中文、了解中文，但是在更深层次的语言文化背景和价值传递上，无疑会掣肘中文文化和价值的传播。在跨文化商务交际中，商品化的中文面临着文化冲突和误解的挑战。文化冲突的产生，很大程度上源于语言行为的差异。中文的语言习惯、表达方式和文化内涵与英语等其他语言存在显著差异，这在跨文化交际中尤为明显。例如，中文中的含蓄和避免直接冲突的表达方式，可能会让以直接、开放的文化背景为背景的

英语国家的语言使用者感到困惑，从而产生误解。

商品化的中文在翻译和跨文化交流中，可能会因为缺乏对目标文化的深入理解和尊重，而导致信息的误读或曲解。中文的成语、典故、俚语等文化特色表达，如果没有得到恰当的转换和解释，也可能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冲突。例如，中文的“饮水思源”在直接翻译到英文时，可能被误解为“drink water think of the source”，这种直译并不能准确传达原句的深层含义，从而导致文化信息的丢失和误读。

在现实语言生态中，如果过度将中文商品化，那不仅无法有效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解，甚至还会因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地出现对中文文化的误读。因此，中文作为英国地区华人的传统语言，在现在的传播过程中更应具备深入的文化意识和敏感性，在适应当地文化背景和语言习惯的同时，采取适当的传播沟通策略，以确保语言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化价值的正确交流。因此要想使中文和中国文化得以跨越国界，走向世界，真正起到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区域的纽带作用，研究者和社会各界还需开辟更多角度丰富中文其除经济价值之外的社会价值、文化价值以及对于华族的身份构建价值。

6 中文商品化对本地语言生态的适应策略

英格兰的教育系统在提升居民适应能力方面，通过提供多元化的语言教学资源和支持，为学生们打开了了解世界的新窗口。例如，英格兰的公立学校在法语、西班牙语和德语等外语教育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而中文教育虽然起步晚，但发展速度快，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校将中文纳入了教学体系。英国政府对双语和多语种教学的重视为中文教育的推广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英国的外语教育政策鼓励多语多元文化的发展，这种政策的灵活性为中文的融入提供了实施空间，同时也为中小学中文学习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学校可以根据自身的能动性，自主决定开设中文课程并将其设置为考试科目，这无疑为中文的商品化铺平了道路^[9]。

与此同时，由社区组织发起的一系列的语活动，如汉语角、汉字书写比赛，中国传统节日庆祝会等，也提高人们对中文的兴趣和认识。通过这些活动，社区成员能够在日常生活中更频繁地接触和使用中文，从而在日常交流中自然而然地增强汉语使用能力，进而保持中文的使用和弘扬中文的文化价值。笔者认为，社区组织还可以与当地中资企业合作，开展汉语

实用技能的培训项目，如中文版式设计、中文版援助法务等，这些技能的培训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地企业在中国和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同时也可以为社区成员提供新的竞争优势，从而形成良好的中文使用氛围。

这种融合了本土政策方向和国际普遍做法的策略，为中文的国际传播提供了新的机遇，同时也为英国的中文学习者提供了更多的学习机会。随着越来越多的英国人认识到学习中文对于提升个人竞争力的重要性，可以预见，未来中文在除了大伦敦区域的主流学习和补习学校之外，在英国其他区域的推广和教育也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7 未来研究方向和本项研究意义

在未来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包括：1)如何能够在全世界以英语为强势语言的语言景观中，平衡语言生态的动态变化与语言使用的普及性，尤其是在英语对汉语产生较大影响的情况下；2)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的趋势和挑战是什么，以及这些挑战如何影响汉语的全球传播；3)汉语与英语的语言态度、语言能力、语言格局等因素如何共同作用于语言生态的构建，以及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个体和集体的语言使用习惯。

本研究的意义在于考察中文在英国高度开放的大伦敦地区的语言生态。汉语作为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语言，其语言生态的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与发展，以及全球文化多样性的保持。在教育政策的鼓励下，中文学习者对于中文的认识，不应该局限于其经济价值上，还更应该注重其文化价值。通过对语言生态状况的文献调查研究和初步的问卷调查，本研究旨在揭示中文在英语影响下的生态变化，为中文在大伦敦地区的保护、推广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中文的国际生命力，促进其健康进化发展，也为中文在全球语言生态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深入研究中文在英语影响下的生态变化，我们可以更好地促进汉语的传承与发展，同时也为全球语言生态的研究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1] aldauf, Richard B. Jr. (2006) Rearticulating the Case for Micro Language Planning in a Language Ecology Context,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7:2-3, 147-170.
[2] Mühlhäusler, Peter (2000) Language Planning and Language Ecology,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1:3, 306-36.

[3] Yan, Li. (2018) *A Linguistic Ecological Study of China's Cross-border Languages' Planning in the Core Areas of the Belt and Road*[PhD thesis]. Southwest University.
[4] Kaplan, R. B., & Baldauf, R. B. (1997). *Language planning from practice to theory* (Vol. 108). *Multilingual Matters*.
[5] Tinsley, T., and Board, K. (2013). *Languages for the Future: Which Languages the UK Needs the Most and Why*. London: British Council.
[6] 李宇明. (2019). 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名家讲坛”, 光明日报.
[7] 独立报. (2007). 被誉为“明日语”英国官方建议普及汉语普通话, 新华网.
[8] 李艳. (2018). 对当前英国语言产业及语言服务状况的调查与思考. *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版)*, 16(03), 48-54.
[9] 于泓珊, 张新生 & 钟英华. (2024). 多元文化外语教育背景下加强中文融入英国国民教育体系策略研究. *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4(04), 112-119+155.
[10] Blommaert, Jan. (1996). *Language Planning as a Discourse on Language and Society: The Linguistic Ideology of a Scholarly Tradition*.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20. 199-222.
[11] Chau, R. & Yu, S. (2001) *Social Exclusion of Chinese People in Britain*, *Critical Social Policy*, 21 (1) 103-125.
[12] Clegg, J. (2003) *Chinese Studies in UK Schools* (Lancashire, Edge Hill College of Higher Education).
[13] 谷小娟. (2013). 商务语言研究的社会语言学视角与方法. *中国外语*, 10(04), 20-26.
[14] 郭熙. (2024). 21世纪以来的华语研究及理论演进. *昆明学院学报*, 46(01), 1-10.
[15] 姜国权 & 李一飞. (2024). 国际中文教育市场化研究综述与展望. *昆明学院学报*, 46(04), 38-46. doi:10.14091/j.cnki.kmxyxb.2024.04.004.
[16] Kumar, S., Sahoo, S., Lim, W.M., Dana, L.-P., (2022). Religion as a social shaping force in entrepreneurship and business: Insights from a technology-empowered systematic literature review. *Technol. Forecast. Soc. Change* 175, 121393.
[17] 李宇明. (2019). 中文怎样才能成为世界通用第二语言.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名家讲坛”, 光明日报.
[18] 刘华. (2015). 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5), 125-132.
[19] Liu, Y & Gao, X. (2020), 'Commod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
- language: Investigating language ideology in the Irish media',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vol. 21, no. 5, pp. 512–531.
- [20] Liu, Y., (2022). 'Commodificat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nvestigating language ideology in the Chinese complementary schools' online discourse', *Current Issues in Language Planning*, vol. 23, no. 3, pp. 319–342.
- [21] Mandarin Excellence Programme Evaluation Report 2019/2020 (2022). Retrieved from : <https://ci.ioe.ac.uk/wp-content/uploads/2021/01/MEP-Evaluation-Report-FINAL-January-2021.pdf>
- [22] 潘前颖.(2016). 英语影响下的汉语生态状况——以上海汉语生态为例. *安徽工程大学学报*, 31(06), 80–86.
- [23] Parker, D. (2000) *The Chinese Takeaway and the Diasporic Habitus: Space, time and power geometrics*, in B. Hesse (ed) *Unsettled Multiculturalisms* (London, Zed Books).
- [24] Tang, Xiruo & Zheng, Yongyan (2023): Unpacking complex language ideologies toward heritage language maintenance: a case of Chinese migrant families in the US, *International Multilingual Research Journal*.
- [25] 徐传涵 & 雷晴岚.(2021). 基于对外贸易中的跨文化交际问题探讨.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02), 84–85.
- [26] Yan, Li. (2018) *A Linguistic Ecological Study of China's Cross-border Languages' Planning in the Core Areas of the Belt and Road* [PhD thesis]. Southwest University.
- [26] Zhao, Shouhui & Baldauf, B., (2012). Individual agency in language planning: Chinese script reform as a case study. *Language Problems & Language Planning*. 36.
- [27] Alexander, N. (1992). Language planning from below. In R. K. Herbert (Ed.), *Language and Society in Africa* (pp. 56–68). Johannesburg: Witwatersrand University Press.